

百年大变局下“全球南方” 国家的战略选择

□ 张蕴岭 张丽娟

〔提 要〕百年大变局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转变，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全球南方”提高了自主性战略选择，其取向对世界发展和国际秩序的未来具有重要影响。“全球南方”有共同的诉求，即反对单边主义、不参与以对抗为战略设计的集团构建、维护世界发展的开放合作大格局和大环境。各国根据自身发展与安全的利益和需要，自主进行战略和政策选择，避免“选边站队”。面对复杂的关系与竞争态势，“选项不选边”成为“全球南方”国家的首选。“全球南方”是推动区域合作的新动力，在许多方面成为引领者。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多种形式的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基于“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的基本共识，发展合作是“全球南方”国家加强合作的战略选择大方向。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不仅为南方国家开展合作共同发展提供了巨大市场和经贸增长溢出效应，中国的全方位开放与合作战略举措也为南方国家“选项不选边”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关键词〕百年变局、全球南方、南南合作、中国外交

〔作者简介〕张蕴岭，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张丽娟，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D81, D8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 (2024) 5 期 0045-14

百年大变局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转变，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全球南方”不是一个集团，而是一个群体，是指发达国家之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把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冠之为“全球南方”具有重要的含义。尽管“全球南方”各国之间差别很大，在国内政治、经济发展、对外关系、社会文化等方面各不相同，但在诸多重大利益上，特别是在自主发展和推动合作、维护世界开放大局、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等方面，南方国家有共识。

“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还体现在，各国自主决策能力不断提高，以经济总量为代表的综合实力不断提升，改变了由北方国家（西方）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格局，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度和影响力不断扩大，成为构建和塑造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推动力量。在百年大变局下，“全球南方”重视提高自主性战略选择，其战略选择取向对世界发展和国际秩序的未来都有深远影响。

一、“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大变局时期，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转变是大变局的重要表现之一。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可以从多个方面考察，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全球总体大格局层面，二是大国格局层面。全球总体大格局层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而大国格局层面的变化则主要体现在新兴大国力量的大幅度提升。上述两个层面的变化之间既有内在的关联，同时也在特征、结构、影响力等方面有所不同。

“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首先表现在南方国家在世界经济总量占比的大幅度提升。按照实际汇率计算，目前“全球南方”的GDP占比已经接近世界总量的一半，如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则已超过一半。“全球南方”中的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尽管北方国家在经济总量上仍保持着很大优势，但相对优势已有所下降。从全球贸易总量上看，南

方国家之间的贸易总量已经超过了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之间的贸易。从全球消费趋势看，发展中国家正在形成全球消费市场增长的主要力量，规模超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构成消费的重要支撑。“全球南方”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还在促进全球贸易增长和降低世界市场通胀压力等方面得以体现。从世界发展大势看，权势变局必然会发生，但今天的权势转移与过去不同，其典型特征不是权势替代，而是权势的调整与重组。未来不仅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自掌控国际格局的未来，而且在总体大格局层面趋于平衡，“全球南方”在世界市场的影响力量和规模大幅度提升。

在大国格局层面，被称之为“全球南方”新兴经济体的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墨西哥等国家，已经发展成为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经济体和综合实力大国，它们与世界市场的融合度大幅提高。这些经济体不仅在本地区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对世界其他地区和世界格局也产生了巨大的溢出效应。新兴大国综合实力快速提升，加剧了北方国家的战略焦虑和危机感，也加剧了与之伴随的战略竞争与博弈，大国竞争由此而起。美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具有综合性的特点，不仅在经济层面，也涉及政治、安全、国际影响力、价值观等诸多领域，并且在有些方面具有一定的对抗性。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大国格局层面的竞争不同于以往，出现许多新的变化，历史先例可能无法提供充分有益的经验来应对当下挑战，传统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难以解释当下竞争场景及其相关变量的全部动态。面对新的态势，世界各国都在审时度势，根据自身的经济、政治和国际利益制定战略、调整政策，以确保在百年变局下掌握应对策略的主动性，并力求在复杂局势中建立与发挥本国优势。有关大国竞争策略选择机制的研究也证实，在大国经济竞争中，自身的政策选择可能总是比对手的策略重要。^[1]

“全球南方”的经济崛起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正在成为全球化继续推进的主导力量。20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的前十多年，全球化经历

[1] 肖河、潘蓉：《大国经济竞争策略的选择机制》，《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4期，第1-40页。

了迅速发展的时期。美国等北方国家曾是全球化的谋划者和推动者，南方国家积极主动采取开放发展战略，推动本国参与和融入国际体系。“全球南方”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如今，这种趋势已经发生转向。北方国家对全球化的不满加剧，国内贸易政策倾向于采取保护主义措施，以应对来自“全球南方”特别是主要新兴大国的竞争挑战。美国的供应链重构将国家战略、国家安全置于政策中心，基于战略同盟和“民主价值观”加强供应链韧性，欧盟、日本等也对其国家安全战略、对外经贸战略进行调整，在许多方面加强了与美国的战略协同，从而改变了全球市场上国家间原本基于市场和比较优势形成的贸易竞争关系，世界政治安全集团化加强，支撑全球发展的多边治理体系失能。

“全球南方”国家重视包容多元文化、融合多重发展需求的开放式、全球性合作平台建设，反对世界重新走向集团化对立，反对把战略竞争嵌入国家间关系和多边体系，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成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诉求。如今，南方新兴大国成为推动世界开放发展、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与一些北方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形成鲜明对照。研究表明，在2008年至2022年期间，北方发达经济体的开放指数从0.8543降至0.7882，下降了7.7%，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指数则从0.6741上升至0.7067，提高了4.8%。^[1]“全球南方”从发展理念、力量对比和合作共赢等方面已经开始全方位崛起，这对既有国际体系和全球秩序必然产生巨大影响力。

“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不是要彻底推翻现行国际体系和秩序，也不是替代北方去主导世界；相反，“全球南方”形成了一股平衡的力量，不仅有利于使世界现行体系和秩序更加平衡，更有利于把世界的“蛋糕”做大。现实的世界已今非昔比，在全球化下，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存在着交融互补且难以脱钩的内在关联，“全球南方”群体与北方国家群体并不是对立的关系，

[1]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研究中心：《世界开放报告202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

而是共处、共生的关系。“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为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为各国灵活可行的政策选择提供了新的拓展空间。尽管难以避免在全球大格局下的排他性战略竞争，南方与北方应有责任维护共生大格局，并就如何实现达成基本共识。从世界未来发展看，很难再现历史上由单个强国主导世界格局的传统范式，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会变得更加相互依存。在相互交织的安全和供应链网络下，各方之间既有利益冲突，也有利益共享；既有激烈的竞争，甚至是战略性竞争，也应寻求合作，也包括战略合作，从而形成竞争与合作、博弈与共建并存的复杂竞合结构。

二、选项不选边

“全球南方”是一个极其多样化的群体，各国不仅在政治经济体制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而且在发展水平、发展战略与运行模式等方面也各有不同，在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上也存在巨大差别。许多国家在发展和国家治理上仍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群体内部也存在诸多矛盾和竞争。尽管如此，异质性和多样性并没有削弱“全球南方”的共同诉求，即反对单边主义、不参与以对抗为战略设计的集团构建、维护世界开放发展大格局和大环境。南方各国根据自身发展与安全的利益和需要，自主进行战略选择和决策，避免“选边站队”。面对百年变局及复杂的国际关系与大国竞争态势，“选项不选边”就成了“全球南方”国家的首选。

对于“全球南方”国家来说，发展仍是第一要务。“选项不选边”就是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在多维竞争中进行务实选择，根据自主性原则，选择参加那些对自身发展有利的项目。“选项不选边”既是战略定向，也是政策操作，是当下南方国家应对棘手的大国竞争之主要策略。在大国竞争中“选项不选边”，不仅可以在竞争各方中选择可以参与的项目，而且可以同时参与战略竞争双方的项目。比如，在中美间进行双向选择，既参加美国主导推动的项目，也参加中国倡导推动的项目，同时构建和发展与美国、中国的伙伴关系，

包括战略伙伴关系。“选项不选边”既包括参与和推动与北方国家的合作，也包括南方国家间的合作。在多向开放合作原则下，坚持“不建墙”、不树敌、合作共利、合作共赢。比如，参与金砖合作机制的国家，同时也可参与其他多个平台，包括美国、欧盟等北方经济体推动构建的平台。像印度，既参加金砖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也参加“印太经济框架”（IPEF），还参加美日推动构建的安全导向的“四边机制”。东盟十国参加自身推动构建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其中有七个成员国也参加美国构建的“印太经济框架”，有四国参加了日本主导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等。

南方国家采取“选项不选边”策略，当然首先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通过自主灵活的多样化选择，创建更好的发展环境，实现本国发展目标。同时，这也体现了南方国家在实现民族独立基础上的自信与自强。事实上，在实现民族独立后，南方国家就开始走上自主选择的道路，比如，推动“不结盟运动”，成立“77国集团”等，其目的不是为了对抗，而是为了通过合作，争取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面对当今百年大变局的世界，南方各国一方面要避免加入或被卷入任何对抗，另一方面也尽可能利用好各种机遇实现本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

当今的世界格局也为南方国家“选项不选边”提供了运作空间。从世界力量对比格局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主导世界，多极化既是现实，也是趋势。从世界发展大势看，全球发展已经进入一个高度相互依存的新时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关起门来，或者仅靠小圈子就可以实现发展。在此情况下，南方国家积极寻求对外关系的多元化，积极拓展开放合作的空间，自在情理之中。现实地看，在大国战略竞争下，“选项”比“选边”风险更低、收益更大、政策空间更灵活。事实上，大多数南方国家在谋求发展方面仍需要大量获取和充分利用外部资源。比如非洲各国都希望获得大量国际资源加快发展，因此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而是希望获得中美两国的投入。非洲国家积极与中国合作，在诸多方面，中国的支持是其他国家无法替代的。同时，非

洲国家也积极推动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合作，美国也提出《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对非洲国家提供了有吸引力的贸易优惠政策。^[1]

在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背景下，“全球南方”的“选项不选边”成为缓冲与平衡发生全球大分裂、大对抗的力量。东盟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此提供了典型案例。东盟作为东南亚十个国家组成的区域合作组织，坚持“以东盟为中心”的自主战略，即以自身利益为核心的战略定位，积极发展与各方的关系。2019年美国发布《印太战略报告》，希望通过肯定东盟在“印太战略”中的重要性，换取东盟对美国“印太战略”的支持。但东盟对美国的“印太战略”意图并不认同，选择以“以东盟为中心”的方式发布《东盟印太展望》，指出要避免不信任、误判和以零和博弈的思维行事，强调必须维护包容的区域合作框架，发挥东盟在区域合作机制构建中的中心作用，打造“一个对话与合作而不是竞争的印太区域”，^[2]清晰地表达了东盟“不选边”的立场。东盟与中国建立了“面向和平、安全、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美国建立了“互惠互利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也与欧盟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东盟坚持全方位合作的原则，不“选边站队”。

南方国家能够坚持自主性战略定位和政策取向，将国计民生大计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国际格局的一个重大转变。“全球南方”国家的高度自信与自觉也体现了其政治觉醒。^[3]面对全球经济竞争加剧，南方国家将经济发展作为国家首要议程，构建有利的外部环境以促进经贸发展。“选项”并不意味着非此即彼，而是根据本国国情进行自主决策。虽然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但确保国内经济发展和国民福利提高，已成为基本共识和首要政策议程。根

[1] 《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由克林顿政府于2000年开始实施，是美国对非洲经济政策和商业往来的核心政策，为符合条件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提供了1800多种免税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此外还有5000多种产品依据普惠制免税进入美国市场。该法案的实施改善了美国与非洲地区的经济关系。到2024年，32个国家有资格获得《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的优惠，该法案将于2025年9月30日到期，此前该法案已经四次延长。

[2] “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 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21/01/ASEAN-Outlook-on-the-Indo-Pacific_FINAL_22062019.pdf.

[3] 徐秀军、沈陈：《“全球南方”崛起与世界格局演变》，《国际问题研究》2023年第4期，第67-68页。

据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有的国家实施谨慎的贸易开放政策，以保护国内弱势群体；有的国家实现更大幅度的开放，以激发国内经济要素的有效配置；有的国家则实行全面开放，以融入全球体系。

事实上，“全球南方”国家“选项不选边”的定位与政策取向也有其必然性。与经济实力和影响力的提升相呼应，“全球南方”的领导人越来越多地表达了一种切实诉求，即重新调整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摆脱西方主导地位，自主与开放发展本国经济。这种执政和发展理念在南方国家中相当普遍。如果对“全球南方”的这些诉求及其对世界地缘经济的影响视而不见，实现全球发展议程将变得极其困难。当然，“全球南方”国家之间有各自不同的愿望和利益，在“选项不选边”上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如何协调南方国家的多样性，合力推动构建可持续的发展共同体，也有着不能回避的挑战。“全球南方”国家要基于“和而不同”的原则，实行“智慧战略”（smart strategy），在“选项不选边”的操作中，既要利己，也要利群，更要有利于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安全。

三、加强合作选项

全球化与区域合作是世界两大潮流。在“逆全球化”态势下，区域合作的作用更为凸显。西欧国家是区域合作的引领者，由小规模“煤钢联营”发展到如今的欧盟，为区域合作创造了范例。如今，“全球南方”成为推动区域合作的新动力，在许多方面成为引领者。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多种形式的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基于“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的基本共识，发展合作是“全球南方”国家加强合作的首选。

南方国家加强合作的选项具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南方国家之间加强发展合作，推动内部市场和资源的有效利用，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合作的领域和议题不仅限于经济发展，也包括政治、安全和社会文化；二是南方国家加强与外部世界的合作，合作的对象既包括北方国家，还包括一些国际机制（如

G20），推动全方位开展对外合作。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BRICS）^[1]是“全球南方”国家建立的跨地区发展合作机制，其概念是基于“全球南方”“新兴市场国家”崛起被提出来的。这些国家顺势而为，建立了以合作为理念、以实现开放合作发展为目的的协商与合作机制。经过两次扩员，目前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已有十个成员国，正在申请加入的国家还有30多个。金砖国家遵循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致力于构建更紧密、更全面、更牢固的伙伴关系，重发展、重平等、重协商。^[2]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成立以来，合作的基础不断加强，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宽，已形成以领导人会晤为引领，以外长会晤、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等部长级会议为支撑，在经贸、财金、科技、农业、文化、教育、卫生等数十个领域开展务实合作的多层次合作架构。2014年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成立，其宗旨是为金砖国家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项目动员资源，助力建设开放的市场、金融大通道、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成员国间更紧密的经济伙伴关系。新开发银行积极开展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合作，为南方国家提供急需和特需的发展融资。金砖合作机制的扩大与合作加强，既顺应了“全球南方”崛起的历史大势，也反映了南方国家谋求发展合作的强烈愿望。金砖国家已成为在国际上讨论全球治理和管理全球危机的重要参与者，它们代表新兴国家的声音，有明确的政策目标，是国际经济问题解决方案的贡献者，也是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倡导者。

以非洲为地缘基础成立的非洲联盟^[3]在推动非洲开放合作与和平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2015年非洲联盟通过《2063年议程》，制定了构建非

[1] 2006年，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四国开启金砖国家合作序幕，2011年南非正式加入金砖国家。“金砖国家”英文名称定为BRICS，为五国英文名称首字母缩写词。2023年8月，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作出金砖扩员的决定。2024年1月1日，沙特阿拉伯、埃及、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成为金砖国家正式成员。

[2] 翟崑：《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系统演进的动力与前景》，《人民论坛》2023年第24期，第112-116页。

[3] 非洲联盟的前身是成立于1963年5月的非洲统一组织（简称“非统”）。1999年9月，非统第四届特别首脑会议决定成立非洲联盟，2002年7月，非洲联盟正式取代非统，目前成员国包括55个非洲国家。

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宏伟计划，决心推动非洲国家更广泛、更深层次的经济开放与合作，实现非洲联盟成员国之间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世界银行研究发现，非洲大陆自贸区将使流向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加111%~159%，到2035年将有500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实际收入将增长9%。^[1]非洲联盟以“一个立场、一种声音”参与国际经济谈判，这无疑将增大非洲在国际经济中的话语权。^[2]2023年9月，二十国集团邀请非洲联盟成为正式成员，这不仅有助于提升非洲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也有助于“全球南方”在深化全球治理和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体系上发挥更大作用。

东盟已经成为东南亚十国开展全面合作的载体。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东盟坚守合作发展、合作安全的选项，对内建设高水平的经济、安全和社会文化共同体，对外开展全方位合作。东盟推动建立了东盟地区论坛，邀请外部国家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达成。东盟引领构建的“东盟+”机制，在推动开放合作发展、抵御结盟和“建墙”方面发挥了特殊的建设性作用。东盟与中国地缘相近，通过创建全方位合作机制，共建基于共处、共生、共赢的命运共同体。在经济上，双方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建立了包括自贸区、共建“一带一路”在内的互联互通开放合作机制。东盟与中国的合作，不仅包括经贸领域，而且包括政治与安全领域。在敏感与复杂的南海问题上，东盟与中国建立了协商与合作机制，遵循协商、对话与合作原则，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基础上，就达成“南海行为准则”进行持续的磋商，把合作作为共同的价值观与文明观。

拉美国家构建了多样化的合作机制，既有整体区域合作机制，也有次区域合作机制。尽管拉美国家之间存在许多复杂的关系，但合作的进程并没有

[1] Roberto Echandi et al., “Making the Most of the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Leveraging 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o Boost Growth and Reduce Poverty,” <https://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0993305006222230294/pdf/P1722320bf22cd02c09f2b0b3b320afc4a7.pdf>.

[2] 马汉智：《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与中非合作》，《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5期，第118-137页。

停滞。以南方共同市场^[1]的发展为例，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完全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共同市场，其内部进程存在一些矛盾，但基于共同利益、坚持合作的大方向没有逆转。2023年4月，巴西和阿根廷重新加入南美洲国家联盟（简称“南美联盟”），^[2]决心深化合作，共同应对国际新变局。2023年5月，南美联盟峰会签署了《巴西利亚共识》，各方同意把大力推进相互间的贸易和投资作为合作的主要方向。在推动自身发展的同时，南方共同市场还积极发展同世界主要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关系，已同中国、欧盟、东盟、日本、俄罗斯、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等建立了对话或合作机制。再如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3]，是西半球最大的区域合作组织，在推动本地区合作的同时，大力推动与欧盟的战略伙伴关系，先后发布多项拉共体与欧盟合作行动计划，在投资、数字化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全球南方”国家将合作发展作为最重要的选项，在开展合作上体现了全方位、务实推进的特点。“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合作，改变了只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单向产业转移的传统结构，形成了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的多向交叉网络，从而改变了南方对北方的单向依赖结构。这不仅为南方国家，而且也北方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为世界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四、中国与“全球南方”

中国属于“全球南方”群体，是“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重要驱动力，

[1] 南方共同市场始建于1991年3月，1995年1月1日正式运行，正式成员国为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因国内局势自2017年8月起被无限期暂停成员国资格）。联合国为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厄瓜多尔、苏里南、圭亚那。

[2] 南美洲国家联盟成立于2008年5月，由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委内瑞拉、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巴拉圭、智利、圭亚那和苏里南等12个成员国组成。2018年以来，阿根廷、巴西等8国陆续退出或暂停成员国资格。2023年4月，巴西和阿根廷重返南美洲国家联盟。

[3]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简称“拉共体”）成立于2011年12月，目前有33个成员国，旨在深化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一体化建设，实现本地区可持续发展，推动现有区域和次区域一体化组织的对话与合作，制定地区发展的统一议程。

也是绝大多数南方国家加强合作的重点选择对象。在“全球南方”国家看来，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是推动世界开放、合作、和平、发展的志同道合者。^[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愿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2] 中国所提出的倡议都是开放的，并不要求他国“选边站队”。中国的开放发展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了世界瞩目的贡献，不仅带动了南方国家经贸合作发展，还助力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提升至一个更高水平。比如，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欢迎包括北方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参与，“一带一路”是共建，不是中国一国唱“独角戏”。正如中国政府文件所表明的，中国着眼人类前途命运和整体利益，因应全球发展及各国期待，继承和弘扬丝路精神这一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倡议，连接着历史、现实与未来，源自中国、面向世界、惠及全人类。^[3] 迄今，已有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没有比这更响亮的信号表明，全球南方将坚持自己的道路，即使是在北方的反对下。”^[4] 对于那些不愿意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中国也推动在第三方国家开展合作。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更是基于全世界的发展、安全与福祉。中国支持联合国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更好满足弱势群体需求。^[5] 中国与

[1] Hussein Askary, “Global South Is Gravitating toward China,” *China Daily*, July 30, 2024, <https://www.chinadaily.com.cn/a/202407/30/WS66a82a93a31095c51c5109ef.html>.

[2] 《习近平：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人民网，2016年7月1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701/c405440-28516035.html>。

[3] 《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中国政府网，2023年10月10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2310/content_6907994.htm。

[4] Kishore Mahbubani, “The Global South: A New North Star,” October 16, 2023, <https://mahbubani.net/the-global-south-a-new-north-star/>.

[5] 李志强：《论全球发展倡议的重大意义》，《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年第7期，第17-21页。

非洲和拉美还构建了合作导向的官方论坛，推动全方位的合作，与各国构建的战略伙伴关系都明确声明不针对第三方。

中国的全方位开放合作也为南方国家的“选项不选边”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把当前的国际格局简单地归结为中美战略竞争是一种误导。中国一向主张中美要合作，做大两国合作的蛋糕。^[1]正如2024年8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时所指出的，“尽管中美两国各自情况和中美关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没有变，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没有变，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立场没有变，赓续中美人民传统友谊的努力没有变”，希望美国与中国一道找到两个大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正确相处之道”。^[2]中美关系不是传统大国争夺的关系，具有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特征，推进互利合作有着共同的利益基础。同时，“全球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也不希望、不支持中美全面对抗。

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一方面加大力度落实《巴黎协定》，同时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帮助其他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共同推动能源转型、实现绿色低碳发展。中国已与40个发展中国家签署48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文件，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培训2400余名气候变化领域的官员和技术人员，^[3]助力发展中国家实现自主贡献目标。

中国反对霸凌和利己的“本国优先”行为，主张合作共赢，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各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时促进各国共同发展。^[4]中国积

[1] 吴心伯：《大趋势与小周期作用下的中美关系》，《国际问题研究》2024年第2期，第56-70页。

[2] 《习近平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新华网，2024年8月29日，<http://www.news.cn/20240829/60bc46f271764f528d0f7a5b0ab22650/c.html>。

[3] 《第十一届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高级别论坛在COP28“中国角”成功举办》，生态环境部网站，2023年12月9日，https://www.mee.gov.cn/ywgz/ydqhbh/qhbhlf/202312/t20231209_1058594.shtml。

[4]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中国政府网，2023年9月26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2309/content_6906335.htm。

极推进多边和区域合作，通过合作共建维护和平发展的环境，这不仅为“全球南方”国家，也为北方国家提供了更宽的合作发展路径选择，对避免世界陷入分裂对抗和维护开放合作大局具有重要意义。

五、结语

“全球南方”的发展成就令人瞩目，其群体性崛起对世界未来发展格局有着深刻影响，也标志着全球发展与博弈态势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变。尽管“全球南方”群体内部的经济、历史和社会状况各不相同、差别较大，也有诸多内部矛盾，许多国家的未来发展仍面临一些显著瓶颈，但“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作为一个大趋势不会逆转。在百年大变局时期，“全球南方”国家审时度势，实行“智慧战略”“选项不选边”，反对分裂，维护开放合作的大局，把可持续发展作为首要任务，有利于世界的力量平衡，也有利于大变局向好的方向发展。

国际秩序和全球经济正处于百年变局下的结构转型期，世界各国需要新的合作精神和合作机制来共同应对新的挑战。面对逆全球化浪潮，“全球南方”将合作发展作为首要政策议程，成为重塑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全球南方”通过“选项不选边”，既加强内部合作，也力促全方位合作，将自身发展置于稳健且可公平参与的国际治理平台，对于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体系与国际秩序具有积极作用。“全球南方”国家的诉求和行动不是去推翻现有国际秩序，而是推动现有国际秩序和世界向更好的方向发展。正如中国所强调的，独立自主是“全球南方”的政治底色，发展振兴是“全球南方”的历史使命，公道正义是“全球南方”的共同主张。^[1]

【责任编辑：宁因辉】

[1] 《王毅就加强“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提出四点主张》，新华网，2023年7月26日，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3-07/26/c_1129768124.htm。